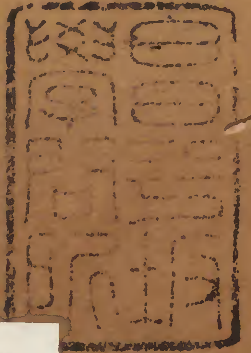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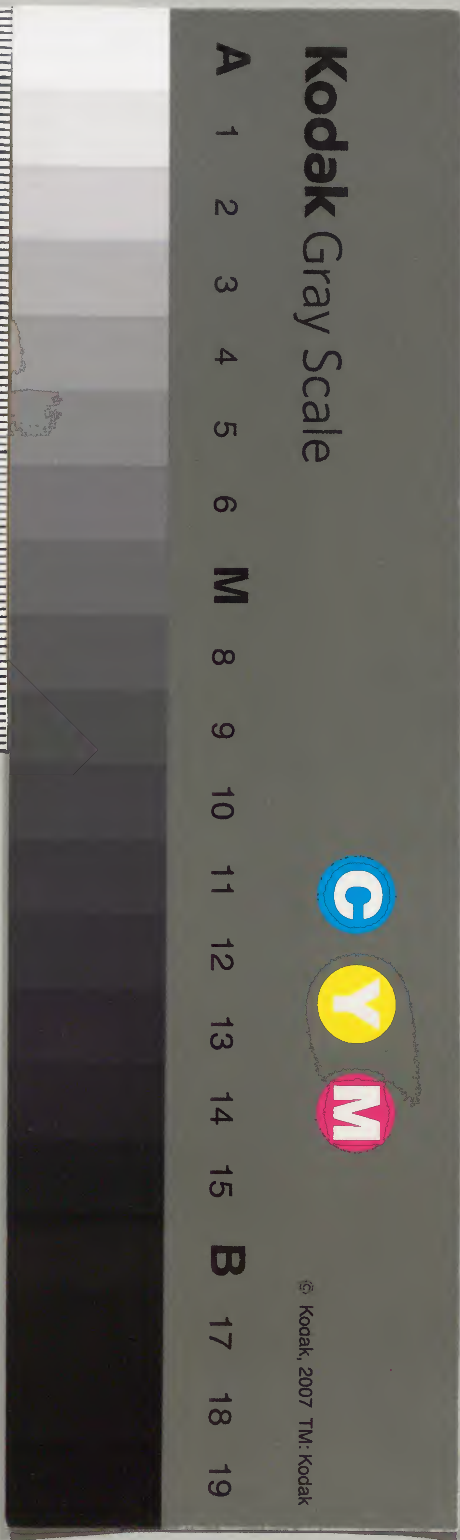
綱目品藻



漢書門			
二	九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漢書
九	二	冊
函	一	架
三	一	冊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95
冊數	11 (6)
函號	297 1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刊資治通鑑漢唐綱目經史

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贇

宇文護漸有無君之心。趙貴惡其專政，怏怏不服。遂謀殺之。其意善矣。既而事聞，贇乃遇害。嗚呼！冢宰天官六卿之長，護以司馬無故殺之。其專輒不臣於茲甚矣。雖然，護敢於弑君而廢主，又何難於殺冢宰乎？綱目斥名而書殺，既以明贇之無罪，又以著護之擅殺也。

周冢宰護殺趙公獨孤信

信與趙贇與宇文泰為等夷，疾宇文護之專政，心恒不服。信未有除護之心，而護先有殺信之意，可哀也已。前書殺冢宰趙贇，此書殺趙公獨孤信，皆所以深著其殘



虐也。雖然護之所為若此。以其主幼國疑肆無忌憚云。爾周之無人。可勝惜哉。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霸先之討侯景。頗盡心力。殊不知陰有圖梁之心。至是而漸著矣。值斯之時。俾梁有令主。善於守成。則霸先之徒。不過為能臣耳。今而梁祚既衰。嗣君庸闇。豈不為亂世之姦雄乎。雖然。人臣事君。盡心焉爾矣。可以主闇時艱。而遽起不臣之心哉。綱目於此。必以自為書之。所以深著僭竊為世戒也。

周家宰護弒其君覺及其在國李遠而立寧都公

疏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與大夫仇牧。君子美牧能死君難。夫君弒而大夫死於君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在國是綱目之所賢也。宇文護將弒周主。并殺李遠。其惡甚矣。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嗚呼。周主始欲謀誅護。而反為護之所弒。所謂君不密則失其臣者矣。權姦弒君而立主。往往相尋於無窮。雖宇文泰不善之報。揆厥所元。詎不為之寒心哉。綱目比書于冊。所以深惡之耳。

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

王

凡書稱者不宜稱也。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則其汲汲然攘奪君位可見矣。前史以梁禪位于陳為文分注，亦以禪位為說。至綱目變文，直書稱皇帝廢梁主，所以深誅亂臣賊子之心也。夫霸先奉梁王方智為君，曾未三載，於是逼其君而奪其位，不啻如扼餓夫之吭而奪其食，豈不深可惜哉！世變日下，人欲橫流，誠為太息，安可責之以人道邪？

梁主琳伐陳次于白水，遣使乞師于齊。

聲罪致討曰：伐是時，梁國已亡，猶書梁王琳者，所以示琳不忘本國也。蓋霸先篡位，天也不容琳倡義而起，舉女伐琳，有興滅繼絕之心，故特書伐以予之。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次于白水，譏不進也。乞者卑而求之之詞，琳勢孤力弱，弟果前進，次于白水，以乞齊師，是皆不得已耳。

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嗚呼！霸先篡君之位，廢君為王，則姦貪之心遂矣。今而終心所忌，必加殺戮者何和？蓋自晉宋以來，姦臣篡國，其視故主，不啻仇讐，往往陰加屠毒，其風俗之薄惡，甚可恠乎。綱目於此，直斥其名而書之曰弒，所以存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而為千萬世綱常之扶，豈淺淺哉！

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佛法清淨寡欲者也。霸先欲為君而弑其君，欲得國而篡其國，清淨寡欲果安在邪？以窮奢極欲之心，行清淨寡欲之事，捨身於佛，佛其可欺乎？况梁武三度捨身為佛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此霸先之所目擊者，殷鑒不遠，豈可復蹈覆轍哉？若霸先者是誠下愚不移者矣。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所以深醜之也。

陳侯安都周文育自滄城逃歸

安都文育身為大將，及梁戰敗，為彼所獲，苟有人心者，死之可也。道跡埋名亦可也。今而私賂守者，步投陳軍，何面目以見江東士夫乎？陳主創業之初，是誠法令之始，不能按罪行辟，而乃復其本官，則政刑之失可知矣。

此直書逃歸逃者匹夫輕身之事，所以深美其

齊主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齊主以疑似舊怨，幽二王於土牢，尹氏發明詳矣。至是為高湛所惑，燒而殺之，不亦甚乎？夫兄弟為五倫之一，齊主無故而剪除，二弟則其凶惡豈不過於桀紂邪？綱目特斥齊主而書之，以殺所以深著其傷，敗人倫也。嗚呼！以手足至親而不能相容，則天下之事何可得而容之哉？

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

齊主既忿杜弼之諫，受禪於魏，又感高德政之所毀短

因為飲酒遣使斬之其昏蔽殘忍之心著矣既而悔之
驛追不及可哀也已豈至誠治國者之可比哉綱目於
此直斥齊主而書之以殺所以深惡其不明之失耳安
有藏人之怨信人之讒而可陷人之生也邪殺非其罪
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齊主殺其僕射高德政

嗚呼德政數短杜弼弼致不得其死今而亦為所殺非
天理之昭報邪雖然齊主酣飲德政疆諫是乃臣職之
當為者齊主不悅因而殺之豈求言如不及者比哉
目直書殺其僕射高德政而不著所坐以其無罪而殺
之也無罪而殺諫臣烏能久有其國邪

勅處士高夏號道送公徵魏將軍寇儒入見

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可謂樂道而忘
矣賜之以號蓋美之也至若寇儒少有學行敦
陸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弟必先禮義蓋篤信有守之
士也故書徵魏將軍以見不忘本國不屈於周之意深
矣綱目特揭而書之者所以交予之也越榮利者視此
寧不少沮哉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

是時大行晏駕嗣君諒陰正上下同心協力圖惟治理
之秋高演跋扈不臣深惡楊愔等之赤心為國群小搆

後唐卷之八
難執而殺之。此豈人臣之道乎。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
去其官。夫高演既殺其所忌。於是自爲丞相。自爲都督。
而一國之大權悉歸演手。他日廢其主而自立。孰得而
止之哉。綱目直書于冊。所以深著其罪。

陳主殺其弟衡陽王昌

昌之濟江而爲侯安都中流殞之。使以溺告。然則殺之
者乃安都。何以歸獄於陳主。蓋安都擅溺親王。法宜誅
殛。而乃以功進爵。是賞其殺昌之功矣。按以誅心之法。
豈非陳主殺之哉。故綱目直書陳主殺其弟衡陽王昌。
所以著其手刃同氣滅絕天理之罪也。綱目是非之斷。
案此類是矣。

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而自立

按分注齊主之廢。高演之立。皆婁太后下詔以爲之。今
歸獄於演者。蓋演素有自爲之心。故謀啓太后。遂其私
志。按以誅心之法。非演之廢立而何哉。嗚呼。齊主嗣位。
初無失德。演襲而取之。易於拉朽。則其心亦憊矣。綱目
於此正色書之。而曰廢其王而自立。所以暴曰亂臣賊
子之心於千百世之下也。吁。

齊主演弒濟南王

弒者下殺上之名。是時齊主已廢而猶曰弒者。正君臣
之分也。夫高演既廢其君而奪其位。則亦已矣。必謀而
殺之。不已甚乎。嗚呼。高氏骨肉相殘。逆相僭奪。君臣父

後唐卷之八
子兄弟之倫為之掃地矣。何以首出庶物，卓冠群倫，而號令於四方也哉！直書于冊，深罪之也。

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嗚呼！廢其君而奪其位者，高演之志也。曾未踰朞而出，駸馬驚墜地，絕脇非報濟南王之殺乎？至若高湛之立演之所命，而百年之廢亦演之命也。今綱目書廢太子歸獄於湛者，湛之謀攘兄位，猶演之謀篡姪位也。故綱目按以誅意之法，直斥湛廢太子，所以深著其逆節耳。他日殺之，何其甚哉！

齊主殺其兄之子太原王紹德

兄之子猶子也。其可殺乎？况齊主襲兄之位，當以恩撫其姪，而分注言逼通其嫂，無復入理。因后生女不舉，由是遂殺其子。人倫紊矣。三綱絕矣。尚可以君國子民乎？綱目於此直斥齊主殺其兄之子，所以深惡之也。代兄之位而不能容兄之子，與禽獸尚何輕重之有邪？

周太師護殺梁公侯莫陳崇

崇之被殺，迫於小嫌，初無過惡也。而宇文護以睚眦小忿，殺戮勳臣，如棄土苴，則其強暴不臣，為可見矣。以太師而殺國公，略無沮抑，則護即君周主，即臣而生殺予奪，何不上告之哉？綱目斥名而書殺梁公，則其他凶悖又自不言可知矣。吁！可畏哉！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嗚呼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豈可入而不似之乎宇文護之母久陷齊邦定省曠而音問疎身為太師榮幸無比獨不思一已所生何以從來邪護淫富貴竟忘其母今齊懼侵伐乃自歸之初非護之請求於齊也若護者詎不為天地間之大罪人哉特書曰歸深罪護也

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

潛師入境曰侵夫夷狄之與中國截然天冠地履之不可混故春秋所謹者華戎之辨豈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與之會盟者乎宇文護惟知利人之土地不思夷狄之不可與共功前書周及突厥侵齊此書會突厥侵齊則是率禽獸而戕人類引夷狄而攻中國其罪甚矣况齊既歸其母以求息兵今復會突厥以侵齊境則護豈非夷狄之儔哉故直書會蓋卑之也

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嗚呼若敦恃才負氣以全軍不賞口出怨言固有取死之道然觸怒權姦逼令自殺觀其臨死謂子弼之言區區之心是蓋欲忠於王事者逼而殺之謂之何哉然若敦實宇文泰所殺綱目不斥其名而書周殺者以見泰權侅人主周之國即泰之國矣故書周而不斥其名此書法之深意君子詳之

齊主湛殺其河間王孝琬

湛傳國於子。自稱上皇。今而直斥齊主者。不予其自稱也。殺者殺無罪也。孝琬怨執政而射草人。為和士開祖。琬所譖。會得佛牙。夜有光彩。搜得庫稍折脛而死。則殺非其罪可知矣。夫孝琬以佛牙為瑞。供養私室。反為喪身之厲階。然則敬信佛教者。果何益哉。斥名書殺惡齋。湛也。

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思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陳頊篡竊之心。至是漸著。而思知仲舉。忌頊威名。欲謀出外。反為陳頊所圖。相繼賜死。則其淫凶。虐焰烜赫於人甚矣。夫思知仲舉。皆陳頊之所忌者。茲既翦而除之。曾中之町畦已去。而逆節於是漸萌焉耳。是知亂臣賊子。必先去其不附已者。則其附之者。寧不俛首聽命哉。直書又殺甚頊惡也。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伯茂以陳頊專政。中心不平。大肆惡言。此亦公道之不容泯者。陳主伯宗。於頊則君臣。於過則無釁。擅廢其主。果何謂者。故雖以太后令。綱目特斥名。而書廢其主。所以深誅其心。而歸獄於頊也。至若伯茂。置諸別館。使盜殺之。綱目直書頊殺者。不予其詐妄而文欺天下也。其討逆之旨嚴哉。

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爲石龍太夫人

紇之伏辟實洗氏之謀謨章昭達之擒斬綱目槩書以陳人者所以明紇之罪逆深重見一國之人討之也夫馮僕爲紇所誘將與同反苟無其母僕亦爲亂賊矣觀洗氏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誤國也非明於逆順之大義者烏能然哉故特書封馮僕母洗氏爲石龍太夫人所以深予其功也大丈夫之心持兩端者可以愧矣

齊琅瑯王儼殺和士開

凡書殺者殺無罪也士開專權擅逐親王固非端士所以削其僕射之官雖然士開縱有罪惡亦當請上所命今羅織抵罪伏兵執斬高儼之心專矣安有人君在上而親王可擅殺朝臣者哉故綱目於此直書殺和士開所以明不當殺也他日被殺不亦宜乎然則強橫自肆者可以鑒矣

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事

嗚呼君子小人之不可以共事猶陰陽晝夜之每每相反也彼小往大來君子進而小人退則謂之泰大往小來小人進而君子退則爲否此固天地國家之大機也斛律光雖貴戚之卿忠貞事國略無邪慝而祖珽之育

自流入。穆提之配隸宮奴。表裏為姦。勢傾朝野。於是爭相矛盾。誣陷致死。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不深可哀哉。齊國用人如此。其無善政可知矣。綱目直斥齊主而書之以殺。所以深惡其不明也。下書以祖珽知騎兵事。則其誣陷進職。昭然可見。

齊主廢其后斛律氏

夫婦三綱之一。不可得而輕忽也。故尹氏曰。人君立后。取法乾坤。日月陰陽之義。君治外而后治內。所以齊體宸極。母儀天下也。今齊主廢后而不書其故。無故而廢之也。無其故而擅廢其后。則身不脩而家不齊矣。身既不脩。家又不齊。尚何以治其國。而平其天下哉。齊之無不足為法也。

齊主廢其后胡氏

胡后之廢。乃陸令萱之誣謗。胡太后之剃髮。綱目直斥齊主書之者。誅其心也。齊主立后。穆氏已有廢胡后之心。今因內外羅織。殊無可否。則后雖非齊主之廢。實為齊主廢之也。夫夫婦人倫之本。其可以喜怒而加廢立者乎。若齊主者。誠可謂寄生之君耳。一書再書。深惡之也。

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曾氏鞏曰。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姓稱職。則萬務咸治。高阿那肱。韓長鸞。武夫小人。穆提。婆配。隸宮奴。表裏為

姦勢傾朝野於是争相矛盾誣陷致死得之共處衡軸
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長欲國之不亡萬無是理
也他日引周師襲主滅齊者亦阿那肱也今日壞國法
希竊寵榮者亦阿那肱也一人之身存亡攸繫可不畏
哉書之于冊存後戒也

周獲白鹿

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周獲白鹿獻
之于朝驕侈之君必播之詩歌列之絃頌以之改元以
之而肆赦矣惟周主有見於此乃下詔曰在德不在瑞
所以深破姦人阿諛苟容之心奴容婢膝之態其高出
於尋常萬萬云爾故綱目特書于冊分注備載於下以
深美之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主以長恭卽山之捷威名大盛因而忌之其嫌疑之
心生矣爲長恭者用宜深自韜晦勿預時事如相願之
言可也夫何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
疾不瘳齊主醜之豈不深可惜哉嗚呼齊主之忌尅殘
忍剪圖賢王若此則他日身弑國亡其及宜矣殺非其
罪故書殺而不去其爵

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舒

是時四郊多壘強圉孔棘此正宵衣旰食圖惟致治之
秋齊主不思守國將如晉陽而張雕季舒連名切諫齊

主邊惑韓長鸞之譖不顧張雕師友之義李舒直亮之
臣悉召殿庭駢首就戮謂之何哉當國祚傾危之時尚
忌直言之士則其昏狂不德至是甚矣直書殺而不去
其官罪累上也。

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嗚呼佛道之教虛無而寂滅淫祠不應祀典非所當祀
之鬼也周定三教以儒為先二教經像悉皆棄毀沙門
道士並令還俗可謂崇正道而黜異端矣况佛道二教
惑世誣民於綱常風化毫髮無補然魏誅沙門七年而
復周廢二教六年而復抑何迭興迭滅之若是哉蓋由
人心不古素無禮義以養心而邪說得以乘之而入耳

若我

憲宗以迄孝廟禁度僧道守而弗失亦為消弭二教之
漸也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美之耳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人臣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不以奇巧玩好蠱惑君心不以甘言佞語陰奪主聽
盡吾之心焉耳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織文錦
以上陳主焚之其逢君之惡甚矣惜陳主但能焚文錦
於雲龍不能罪桃根之欺罔徒棄其物不責其人則姦
邪何所懲戒哉予之中而有譏之之意此類是已

周太子贊還長安

嗚呼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贊之失德周武素知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中等之人教而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贊乃下等之人也天下大器曷不擇賢而主之邪胡氏曰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猶豫不決卒以亡國若周武者亦少明斷矣吁可歎哉書之于冊足為後戒

齊廣寧主孝珩任城王潛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凡書起兵予倡義也執者力屈而被執也孝珩在鄴嘗求為將時相不用識者恨之至是以五千人會潛於信都共圖匡復其志可嘉故特書起兵以深予之至若寡不敵力屈被執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則與偷生迎降者又異矣吁高綿有是賢臣而不能國亡身滅可勝惜哉

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古人宮室不過取蔽風雨今人宮室乃欲聳人觀瞻晉武平蜀吳而驕奢唐憲平淮蔡而侈靡周主既滅齊國每事儉約何其賢邪司馬公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今觀毀其宮室之壯麗非其心高出於人其能明決若是哉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周獲九尾狐焚之

狐乃妖獸九尾則瑞也故白虎通曰德至鳥獸則九尾
狐見吳越春秋云禹娶塗山乃有白狐九尾而應之今
鄆州獲狐九尾死獻其骨在他入則為希世之瑞矣而
周武則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遂
命焚之何其明見之遠邪前獲白鹿而不以為祥此獲
九尾狐而不以為瑞其賢為何如哉故特書而予之

周上大將軍王軌攻彭城獲吳明徹

凡書獲者賤之之詞也明徹為陳大將親統雄兵伐人
之國既入其境不能周於謀策而乃率意攻城及王軌
以鉄鎖車輪遏其歸路竟遠蕭摩訶之言一敗塗地身

何仲虜誠孫子所謂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

行軍是矣其曰長筭遠略者果安在哉故綱目削其司
空之官而直書曰獲所以深貶之也

周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六陽之盛其卦為乾其勢熾矣君子獨慮夫一陰始生
而為姤一陰雖微其勢荐大故幾微之際聖人所謹也
楊堅皇后之父包藏禍心攘奪周國是即漢之王莽也
徐氏曰王軌嘗言堅有反相周武不悅曰必天命有在
周武若防於微則普六茹之族亦赤矣豈非天命果有
在乎是以陰伏之際甚可畏也綱目特書于冊所以見
外戚專政周氏失國之始云

周主殺其徐州掾管王執及宮正宇文孝伯
王執忠於周室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無以自明而終
為譯蓄搏面而死孝伯屬尊望重顧命大臣不能極言
援執乃証將鬚之事則其謀亦左矣及辯齊王憲事死
亦不免嗚呼死之非難處死為難也胡氏曰曾不量無
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弼之
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
能處死者也綱目直斥周主而書之以殺所以明其無
罪也

周主贊復道佛像

道佛之像周武毀之也贊嗣統之初未遑他務命作二
像與之並坐大陳雜戲士民縱觀此豈三年無改於
之道者乎總使道佛如在清淨無為必不與驕侈之君
曾於一堂之上音樂駢雜士庶喧擾也况土木形骸而
無知覺者哉其狂縱昏惑又自不言可知矣綱目特書
于冊所以深醜之也

周作乞寒胡戲

蘇氏轍曰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
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
今周主既遇災異不務脩德而乃集百官命婦大列伎
樂而作乞寒胡戲裸身跳走洎泥揮水鼓舞衢路而乞
索之謂之何哉故凡善政書初美創始也弊政書初譏

法驕奢為戒邪吁

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嗚呼。關市譏而不征者。察其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周人田畝有稅。貨財有征。而又稅入市者人一錢。此何法也。不過用度奢侈。費出無經。而常賦之外不足供需。而作此橫征暴斂之制耳。昏亂之朝所為。悖謬民不堪命。亦可知矣。上下交征於利。其國危哉。綱目直書于冊。所以著其亂亡之迹耳。

周復佛道二教

若是乎正道難行。邪說易售也。佛道二教無益於民。周武廢之。凡及六載。至是揚堅用事。將有他志。以是求福于譽。遂謀復其二教。嗚呼。無父無君。三綱淪滅。二教之本也。堅廢君篡國。以類感類。故特復其二教。以求福于譽也。殊不知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焉可諂媚鬼神以徼福祉哉。直書于冊。蓋陋之耳。

周丞相堅殺畢王賢

嗚呼。揚堅悉徵諸王入朝。已有朶頤。周鼎剪除宗戚之心。今賢不度勢力。欲謀殺之。何異蚊負山。螺測海。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堅未篡竊。逆謀已著。賢之志得行。豈非為宗國除姦去惡邪。惜乎事泄。為彼所圖。要之為國討賊。則無愧矣。故綱目直書殺畢王賢。則其凶虐為可

畏哉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應相州

楊堅罪惡漸著。故前尉遲迴起兵而曰討。今尉遲勤舉兵而曰應。後司馬蕭難舉兵而曰應。凡書起兵予倡義也。堅擅執國柄殺戮諸王不臣之心。於茲日熾。故苟有倡義而起為國討賊者皆綱目之所予。况勤父子起義者哉。然雖不能殄厥渠魁肅清內難。其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綱目急於討賊其義可見。

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招之謀殺楊堅盛非預之也。并及於盛不亦忍乎。夫招於大功垂成之際使非元胄小人左右維持堅亦授首。皆其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以身蔽尸是。之樊噲也。豈非鬼啓其衷天命亦有在歟。綱目略其謀殺之事直書堅殺者所以深著堅之屠滅諸王之本志云。

周丞相堅自為相國進爵隋王加九錫

嗚呼。亂臣賊子之欺世也。往往托以上加相國。上封為王。上加九錫。至綱目正色書之。一切削去。上加而變文曰自所以深誅其心而暴白其罪也。堅以外戚之卿一旦陰謀周鼎易於反掌。自此而為相國。自此而為隋王。自此而加九錫。自此而篡帝位。其心不亦僭哉。書之于冊深罪之也。

周隋王堅殺代王達滕王道

嗚呼。自古聖帝明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楊堅欲篡周國剪戮諸王。不啻如斃魚鱉。前書殺陳王純。此書殺代王達。滕王道。元元帝。冑靡有子遺。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堅忍而為之。略無難色。其殘暴酷虐之心已見於得國之初矣。傳祚二世。顧不幸哉。直書曰。殺其甚惡也。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直書曰。廢正君臣之分也。夫楊氏雖為堅女。知父異圖。意頗不平。及既禪位。憤惋愈甚。則其不從父之意。逆可足矣。於是封為公主。欲奪其志。誓死不許。堅乃止之。其守節不虧。何其切哉。殆與漢之黃皇室主齊名。異代云爾。故綱目前書改號。此書改封。皆深予之也。若齊之太原公主。魏之孝靜皇后。則削而不書焉。綱目書法之意深矣。

隋主堅弒介公闡

嗚呼。楊堅前殺周之諸王。後盡滅宇文氏之族。其姦心亦已逞矣。獨於幼主已廢。介公執而殺之。何其忍邪。追原其意。不盡殺之。則不廢也。三代之王安有如此之剋薄乎。綱目雖於闡之童稚。而特書曰。弒者。所以正君臣之名分。而堅不得以擅殺之也。其扶理遏欲之旨嚴哉。

陳主頊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叔陵以次子而謀襲君位乃斫太子中頊悶絕則其凶暴殘虐益甚矣苟非叔堅奮力臺軍邀斬陳國之禍其可已乎故書作亂伏誅以正其罪嗚呼陳霸先以不義而得國其子孫習為不義僭亂相尋祚轍不永如此則夫天理萌動之機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深可畏哉

隋遣兵拒突厥却之

突厥加兵於隋則曰伐隋加兵於突厥則曰拒非貴夷而賤華也揚堅篡弑天地不容中國無問罪之師突厥行吊伐之舉則予夷狄而罪中國矣况周與突厥結好和親書之以伐以見不忘宗國云爾用是而觀出納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不以盛衰隆替而時書法之公也其旨嚴哉

隋詔求遺書

隋主得國之初而能詔求遺書蓋亦知所本者其與求佛書者大異矣自漢成帝河平三年書求遺書至元魏再見於是三見人主之好尚異趣豈不憂乎其難哉隋求遺書於天下未一之際其規模亦宏遠云爾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深予其知所先務也

陳司空長沙王叔堅免

叔堅誠有接主之功然所為多不法今既失恩心不自安為厭媚醮祠以求福祉則與呪詛怨望者何以異乎

漢唐卷之六
及陳主召將殺之。叔堅所對可愍，乃赦免官。則陳主於天倫之愛，庶幾亦少盡矣。其與吹毛求疵、手刃同氣者，豈可同日語哉。直書曰：免以明其可免者也。

陳將軍夏侯苗叛降于隋，隋主弗納。

自南北瓜分，大抵招亡納叛，遞相攻伐，生民之憔悴甚矣。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常不同。彼之惡我之納叛，猶我之惡彼之納叛也。何故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乎。隋主有見於此，前書郢州叛降，弗納此書。夏侯苗叛降，不納，皆所以深予之也。混一天下，不亦宜哉。至若苗之負主降讐，大為不義，分注以請降于隋，為文綱目變文直書叛降，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其旨嚴哉。

隋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懔懔荒寧為懼，勤厲不息自強也。是時隋主每旦臨朝，日晏不倦，而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且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豈憂勤則損壽，安樂則延年乎。若尚希此言，雖為愛君實則逢君之惡耳。蓋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也。一日萬幾，兢兢業業，其可高枕肆志哉。至其舉大綱責成宰輔之說，其庶幾矣。尚希權宜之對，不足為後世法也。

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言公。

隋主陰有圖梁之心，觀其既徵梁主入朝，尋遣將兵戍

守一聞蕭巖等奔陳遂乃廢滅其宗社則隋主挾詐可見矣故直書滅誅隋主之心也夫滅人之國者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俘其民人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隋主以詐力而取天下宜其二世而遂以亡國也吁可畏哉

陳主殺其太子令章華

求言納諫人主之先務也陳主荒淫不道拒諫飾非前以言事而殺傅縡今以極諫而殺章華其驕矜自賢益甚矣是時隋有取陳之心待時而發為陳王者正憂勤惕厲不遑寧處之秋忠言逆耳反加殺戮則境內之事敦敢盡誠以赴愬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信斯言矣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惡其失政刑也

隋下詔伐陳

凡書伐者聲罪致討也是時陳主昏荒不道罪浮於桀天怒人怨其亡必矣觀隋主所下一詔切中陳之病根由是師出有名朝野奮激而叔寶之惡不亦彰乎故雖隋之行師未若三代之時兩較諸窮兵黷武者則大有逕庭矣陳以彈丸黑子之地人心渙散前途倒戈其國危哉

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為太子

嗚呼太子國之本也無故不可廢也是時沈后無寵陳主疑其母子怨望張孔二妃日夜構成其短孔範之徒於外助之陳主卒廢太子胤而立張妃之子深况是時

漢唐卷之八

十一

隋人舉兵窺覲江左而陳之君臣全無備禦之策而尚存偏愛以易嫡冢其亡國之機決矣豈不深可恠哉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九年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

陳已亡矣而猶書陳者予叔慎也夫陳國之亡偷生迎降者比比皆然伏節死義者寥寥無聞則是江左無男子矣叔慎陳國之冑出刺湘州愍宗國之亡乃倡義復雖功業不遂其志為可尚乎故韓雖亡矣張良有復讐之志則繫之韓梁雖亡矣王琳有復讐之志則繫之梁陳雖亡矣叔慎有復讐之志則繫之陳所以深嘉其

向義之心也故特書起兵書敗死以深予之

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

賞有差

嗚呼國君死社稷在理所當然叔寶昏荒而失國敵兵臨城既不能委身一戰又不能舍生取義甘心苟免身為降虜執縛階庭獻俘太廟尚願得一官號為說豈不愧死亡地乎叔寶之無耻若此其不能保有國家明矣故直書俘陳叔寶至京師所以深賤而貶之也

投陳孔範于邊裔

投者棄而擲之之詞邊裔疆場之外也孔範等欺君誤國其與五佞一類也五佞既誅範等漏網今知其罪投

于邊裔所謂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矣。雖然範等惡極宜正典刑。今但授而生之不亦謬哉。故特書曰投所以譏其失賊不討失政刑矣。

番禺夷反遣給事郎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洗氏為譙國夫人。

洗氏誠女丈夫矣觀其親履行陣被甲乘馬巡撫二十餘州罪人斯得境內平定雖奇男子所不如洗氏於是三見綱目皆叨封爵是誠有功於邊徼者也馮盎馮暄皆洗氏之孫暄將兵救廣州逗留不進而盎有破賊之績故書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洗氏為譙國夫人蓋亦深予之耳。

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

凡書除某名者無罪者也其除名者有罪者也蘇威與何安爭議事積不相能安遂奏以朋黨并及盧愷文帝大怒皆罹於罪然以分注考之愷攝吏部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威好立條章責民五品不遜皆不近人情煩迂不急者耳故書蘇威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以見其自取之也其旨深哉。

以楊素為僕射與高頊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於心不平形於言色怨望甚矣及公卿奏弼罪當死帝以

功多寬貸特令除名其待勲臣之意不亦隆乎故綱目具官而書除名所以著其有罪也蓋不書有罪薄乎云爾者也綱目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禁藏讖緯

讖緯術數不正之學文帝禁藏之者慮因是事而起兵倡亂以亡天下也嗚呼帝王曆數興衰有時曷不反本逐末以行維持國脉之道乎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區區徒禁藏讖豈保天下之道哉用是而觀則帝之猜忌尅薄用心於無用之地可見矣書以譏之宜也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賈賈易人主誤國忘君其臣二姓此不忠不義之匹夫也自負佐命之功叨竊隋祿豈不無耻之甚乎至是坐民飢閉糶遂除其名蓋自取之也宜矣使當時稍存蕪索高蹈遠引何以蒙首惡之名哉故綱目於此特書有罪除名所以深惡其失德也君子疾惡之旨嚴矣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左氏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文帝創業之初務爲儉朴今觀綾文一布必甚佳美不惟不納又復焚之則與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同符而合轍者矣其興王天下也不亦宜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所以深美之

也。

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

嗚呼。公主。天子之女也。夷狄窮荒醜類也。以天子至貴之女。嫁窮荒醜類之人。其失配偶之正。為可見矣。漢與匈奴和親。不過以家人子嫁之。今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能以德化蠻夷。使自歸服。而乃以公主下妻。高夷。豈相女配夫之道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譏之也。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

若是乎。隋人之無耻也。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豈可與服左袵而言侏儻之徒。結襦奠鴈。以訂秦晉之盟乎。前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此以安義公主妻突厥。所以深醜之也。故雖宗女而直書公主者。甚病之耳。綱目一書再書。著其婚姻異類。而有犬羊雜揉之耻也。嗚呼。惜哉。

吐谷渾弑其可汗世伏

弑者下殺上之名。蠻夷醜類。自相戕賊。本不足責。今而直書弑其可汗。世伏者。蓋君臣之義。履載之大義也。吐谷渾以臣而弑其君。誠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憤。亦夫人之所以必討也。綱目於此。不以夷狄之故而末減斥名。書弑。所以存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豈苟焉而已哉。

南寧夷爨翫反。太平公史萬歲除名以罪

萬歲開國元勳職膺大將况曾承命以討南寧則必公爾忘私可也夫何受賂縱賊致生邊患文帝大怒將抵極刑幸而高頴元曼相繼救援上意少解於是除名則其貪婪無狀之心著矣豈人臣事君不欺者之道哉綱目於此直書以罪所以徇其名而責其實也其旨嚴哉

殺宜陽王世積

世積之死乃嬖人皇甫孝諧之誣譖耳夫人君明四目達四聰則讒人不得以售欺正士斯得以進直隋文一聞變告不諒是非即抵于罪則其忌酷不仁之心益甚矣二世而亡年代尤促要非殘忍之報哉綱目略其變告之事而直書曰殺既明世積之無罪又惡隋文之不

道也

除右僕射高頴名

凡書除某名無罪者也頴隋之功臣而為獨孤后所忌群小所羅織誣陷抵罪情可愍者夫隋文初一天下賞罰是非皆率意妄作因人之所言善惡以為己之視聽其不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幾希矣茲以僕射大臣一旦除名如棄斲役欲使公其是非於天下不亦難哉

突厥弑其都藍可汗雍虞閭

突厥夷狄之部落都藍可汗夷狄之酋長今而為部下所殺直書曰弑者存君臣之分也夫都藍雖夷狄之酋是亦夷狄之主以臣而弑君可乎綱目誅亂討逆之書

故雖於夷狄醜類之中而君臣大義一毫不泯所以扶天理於將亡過人欲於既肆其旨嚴哉

秦王俊卒國除

嗚呼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秦王乃隋文之親子前既有罪免官今而書其卒者誅隋文之心也夫人孰無過改之爲貴後既久疾遣使陳謝帝峻責之慙怖而卒不立其子遂除其國豈父子主恩之道乎故太子家嗣無故而廢厥後不免晉王之弑詎非父不父而子不子哉書之于冊甚帝惡也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爲楊素所忌寢其戰功會廢太子萬歲稱亮既息文帝詞氣憤厲乃激切之所致也帝不能容令操殺之則其殘忍酷暴之心著矣豈錄功隱過之意乎夫萬歲有汗馬鏖戰之勲勞一旦因詞氣憤厲而操殺則夫後之攻城略地者孰肯爲國出死力哉書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廢蜀王秀爲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或各配懷遠鎮

嗚呼觀隋文所爲雖父子之間亦積忌太急蜀王固有奢侈之失而太子楊素又從而譖毀之故特召還廢爲庶人雖慶整之極諫亦不之聽柳或以訊事見忤楊素誣以交通諸侯除名爲民則權姦之勢其可畏哉綱目

於此皆以無罪例書所以深罪隋文之忌尅不明之過也身弒逆規其及宜矣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老姦巨猾死隋之鴆毒也觀其廣營資產家僮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既廢太子威權愈盛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隋文積忌尅薄獨於素顯榮終始言聽計從不亦謬乎及梁毗上對直指其惡帝亦浸疎乃有是詔雖然帝既知其姦惡不能斥逐貶竄是蓋失賊不討矣直書于冊亦譏之也

隋煬帝

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宮者創作也古人宮室取其容膝雖瓊宮瑤臺果何益乎煬帝即位之初未聞行一善政而役丁二百萬人以營洛陽宮室而楊素董洽宇文愷封德彝助之三人皆隋之鴟鴞也天下之財力必竭四海之主靈必困矣其能免於亂亡之禍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惡其侈也
廢滕王綸衛王集徙之邊郡

凡書廢者不宜廢也論集無罪何以廢之蓋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積忌二王中心憂懼呼術者以問吉凶章醮求神本以避禍或告怨望呪詛遂乃除名徙邊其骨肉參商不亦甚乎是以享國一紀而叛亂鼎沸也綱目特書廢而不書有罪所以明其無罪而廢之也

徵天下散樂

直書曰徵不宜徵也。散樂樂之不正者。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天下洶洶。斯民扼腕。而帝以啓民可汗入朝。欲以富樂誇之。而裴蘊鄙夫。希竊風旨。奏行是事。此豈引君當道者乎。綱目特書徵天下散樂。則其怠於萬幾。溺於聲伎。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後之有天下國家者。毋效尤也。

帝北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煬帝不務德政。惟事逸遊。才畢江都之幸。又事榆林之巡啓民可汗來朝。吐谷高昌入貢。其奢欲之心甚矣。德政既脩。外夷自服。何必就而使之朝貢哉。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所以深譏其不務其本而循其末者也。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凡書免某官者。無罪之詞也。蕭琮以童謠積忌而坐廢。蘇威以諫築長城而免官。則其免之不以罪可知矣。諫諍者。正人君之不正者也。以不正之事。惡人正之。其拒諫飾非。無可爲之勢明矣。天下臧否孰得而盡誠以告之哉。故綱目於此。直書曰免。而分注備載其事。所以深惡隋煬也。

帝至金河幸啓民可汗帳

幸者不宜幸也。啓民可汗突厥可汗夷狄之酋長。氈毳之衣。侏儒之語。腥膻之氣。穢濁至尊。不可親近者也。語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况可幸其帳乎。煬帝好大喜功。捧觴上壽。賦詩誇耀。豈非昏惑之甚哉。以天子而居夷狄之帳。以人類而入犬羊之群。謂之得計。謬矣。書之于冊。深陋之也。

開求濟集

開者不宜開也。煬帝土木之興。彌年不息。民之困於虐。酷甚矣。茲復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以開求濟。丁男不供。始役婦人。此豈爲國憂民者乎。嗚呼。煬帝自謂百姓可欺。屢加役使。殊不知民惟邦本。天下叛亂。隋室遂亡。

之易欺者果可欺哉。綱目詳書于冊。所以深惡之也。

徵天下鷹師

嗚呼。天子天下之共主。一民之飢曰我飢之也。一民之寒曰我寒之也。憂勤惕厲。罔敢怠違。豈可縱耳目之欲。窮心志之好者乎。彼徵者。聘求之謂煬帝於山林遺逸。朝野名士。未聞徵召。前書徵天下散樂。此書徵天下鷹師。此豈軍國之重務哉。徵散樂則見其窮耳目之欲。徵鷹師則見其極心志之好。天下不亂。吾未之信也。故特書以深譏之。

帝巡河右。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不曰伐而曰擊吐谷渾無罪且譏黷武也煬帝以中國
無虞將欲立威異域西巡至於河右地遣兵以擊吐谷
渾既而不克挫衄甚矣及命裴矩說西域諸國啗以厚
利召使入朝因而獻地綱目不書者猶為中國諱之也
夫夷狄要荒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民不足以使獻地
置郡謂之何哉比書于冊深譏之也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凡書殺者殺無罪也道衡既負才學盛名不為煬帝所
喜弗克杜絕賓客卑詞下氣如房彥謙所云會議新令
竟及於難非明哲保身之士矣夫仕昏暴之朝不思謹
晦避禍而裴蘊鄙夫又奏其負才悖逆羅織抵罪不亦

盜入建國門

嗚呼元氣正則百邪不能入元氣不正邪氣隨之而入
矣是時煬帝昏狂不道天怒民怨國家元氣不亦索乎
而盜入建國之門將謀不軌非邪氣存盛而何哉煬帝
不能反求諸身改絃易轍却乃大索都下連坐者衆非
不明之甚何以臻此綱目直書于冊所以著其亂亡之
兆云

諸番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司馬公曰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
仁之實也保其緒傳子孫孝之實也今隋煬不脩實德

惟務虛文。諸蕃來朝。盛陳百戲。宮禁無別。醜聲外聞。將欲誇耀富貴。實乃蠹耗中國。守成之君。謹守禮法。豈若是之狂悖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遣兵攻流求殺其主虜其衆以歸

是時遣使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固有罪矣。然而不書伐而書攻。書殺者。誅煬帝之心也。夫煬帝臣服四夷。誇耀天下。茲雖招撫流求。實欲來朝委質。因其不從。遂加師旅。豈非爭恨小故之忿兵哉。書殺其王。書虜其衆。則廢人之國。絕人之祀。殘暴不仁之心。一舉而皆見矣。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張衡躬行弒逆罪惡滔天。今除其名。何以無罪例書煬

爵之不以罪也。衡有進諫汾陽之役。帝意不平。因而抵罪。故書法若此。不以大惡之人而遂昧權衡之公也。至若世充諛譎胡雛。况復譎詐。由是有寵。得叨進用。殊不知稱亂誤國者。未必非此人也。綱目比書于冊。則煬之用人行政亦略可見矣。

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于師

凡卒于師。嘉死事也。觀其前上突厥一表。皆有深謀遠慮。防患於未萌之策。今上遼東一表。皆有料敵制勝奇籌。睿筭之略。惜煬昏惑。弗果聽從。為可憾耳。今出師未捷。壽方告終。豈不深可愍哉。綱目於此。特具其官而書卒于師。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帝至遼東攻城不克

孫子曰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遼東小醜煬帝以不朝之故親總六師直抵城下攻之不克暴師費財不亦甚乎嗚呼煬不度天時惟尚威武自遼東之師既行而腹心內潰矣故此書攻城不克下書諸將大敗皆所以深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為戒哉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復者已甚之詞是時耗師費財天下騷擾諸處盜賊乘時而起此正洗心滌慮遷續天命之秋而煬帝復自將兵以擊高麗雖郭榮之切諫復而不從此豈治天下之長策乎然遼東屢拒王師不為無罪綱目書擊而不書伐者窮兵黷武利人土地非討有罪者也其權衡之旨嚴哉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

嗚呼天下已亂亡徵屢見煬不務脩德尚懷積惡殊不知天命所在人心所屬煬亦無如之何矣李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讖遂有剪除之心然天命所在固不得而害之也平一土宇開三百年唐之天下非在淵而何哉隋煬未亡代者已踵隋氏之危必矣書之于冊以著興亡之有自云孟子一治一亂之說詎不信歟

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

殺者殺無罪也夫誅首惡而赦脅從者天理人心之至情是時天下已亂民心已離而煬肆妄殺以毒生靈而裴蘊鄙夫逢君之惡其曰不盡加誅何以懲後此豈仁人之言王者之量乎始與白起之殺已降項羽之坑趙卒無以異矣天下烏有不亡民心烏有不懼哉直書于冊著殘暴也

帝如東都殺太史令庾質

陸宣公曰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諛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是時天下廢敝民心洶洶而煬如東都尚忌庾質之直諫怒而不悅下獄殺之此豈善治天下者之所為哉綱目具官而書殺既以明質之無罪又以著煬之濫刑也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嗚呼人君好直而惡佞則佞臣必為之退避矣人君好佞而惡直則正士必為之退避矣隋煬好大喜諛而高德儒等誣指孔雀以為為隋之百官無能詰辨阿諛苟容相率稱賀此豈事君當道者哉綱目不曰為而曰孔雀不予其妄稱也人直書于冊而失自見者此類是已

詔江都更造龍舟

嗚呼挫衄鴈門幾致不保盜賊縱橫幾半天下此正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

咸休之時也。煬因兵亂，龍舟皆焚。至是南平，詔令更造。則其奢欲之念，駸駸乎復萌於胷中矣。不至於身弑國亡，其何以自己之哉。綱目直書更造龍舟，所以深惡之也。

大業殿火

入火曰火。煬行逆德，致天之怒。而大業之人，監戒甚明。煬以盜起，驚匿章間。此皆罪窮惡極於心，遑遑不能自主。而亂亡之兆，於斯決矣。故人為不減，感召天變。大業之大安，知非天意見絕之哉。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所以存後戒也。於煬乎，何誅。

除納言蘇威名

凡書除某名無罪之詞也。蘇威官為納言，職當諫諍。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言。乃分之當為也。威直對盜賊不順風旨，况值端陽，百僚多饋珍玩，蘇威獨獻尚書而為群小之譖。裴蘊之諛，除名為民，不亦冤哉。嗚呼。煬當垂亡之際，尚忌直亮之臣，其無能為明矣。

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大戴禮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是時天下大亂，而煬逸遊不息，任宗直諫於前，崔民象、王

愛仁。諫之於後煬。不惟不聽。又從殺之。不亦暴乎。自古
荒淫之君。未始不由拒諫而亡國。煬特甚焉耳。綱目特
書殺諫者。則其縱欲飾非。兇殘虐於斯至哉。天下不
亡。萬無是理也。

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克者力勝之詞。殺者殺無罪之詞。李淵之起名。雖義兵
心實篡竊。故雖陰世師等發其墳墓而直書以殺。所以
著其專輒無君之罪也。淵之所為。大抵暗近代因襲之
弊。以臣叛君。不得為義舉也。故綱目所書。亦不得曲為
唐諱。而徇名責實之旨。嚴哉。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
其官。

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

嗚呼。唐王雖強臣也。隋主雖幼君也。唐王急於篡竊。不
視人主自為相國。自加九錫。徃徃暗襲亂臣賊子之故
智。尚可以義兵文欺天下乎。綱目於此。正色書之。略無
少恕。所以深誅其心。而為千萬世亂臣賊子之加鈇鉞
也。豈以唐得天下。而遽昧筆削之權衡哉。

唐王淵稱皇帝

凡書稱者。不宜稱也。考之前史。以隋恭帝禪位於唐。為
文。至此。特以僭立書之。何是時。隋主幼弱。政非已出。國
乃唐之國也。天下唐之天下也。執而奪之。何難之有。而
尚以禪位為說。哉。綱目正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故直

書稱皇帝下書廢隋主。所以明其僭也。用是而觀，則唐不得以義名矣。

唐詔廢隋離宮

嗚呼。隋之亡也。詔建離宮。唐之興也。詔廢離宮。一建一廢。而興亡之機決於此矣。是以有天下國家者。兢兢業業。守成罔敢怠忽。如書所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艱哉。直書詔廢隋離宮。則其撥亂反正之善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唐高祖

隋字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弑者下殺上之名。化及前既弑煬帝而立秦王浩。則是浩固化及之主。化及秦王之臣也。今而復懷篡竊。遽殺秦王。則其惡甚矣。綱目不書其主而曰秦王者。不予化及立之為帝也。然而必書弑者。正君臣之分也。化及兩弑其主。厥罪不亦大哉。既書弑以正其罪於前。復書弑以正其罪於後。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子臧誠有折衝禦侮之略。俾馬元規能用其言。則朱粲必為所虜。無復猖獗矣。既而城陷。或勸之降。子臧謂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苟非明於逆順之大義者。則將偷生苟免之不暇矣。孰敢逆率墜下。赴敵而死哉。故綱目於此時書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若元規亦死國

難略而不書蓋賤之耳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嗚呼識時勢者呼為俊傑李密自恃威武據有一方既畜爭帝圖王之心當並驅中原共逐隋鹿弗降於唐可也茲既委質為臣復懷反側不聽賈閔甫之良策果罹盛彥師之鋒刃豈非井蛙之見乎故綱目必書曰叛以正其罪於前曰討以正其罪於後綱目之名分嚴矣豈作史常法之可比哉

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

殺者殺無罪也世充又蓄跋扈不臣之心孝元武都謀欲投唐則是反覆之賊矣綱目具官而書殺者何世充稍勇初非心乎隋氏者未幾弒君篡國肆為不義亦亂賊耳豈得以討罪之義予之哉故綱目直書曰殺所以著世充專輒無君淫兇濫殺之罪耳嗚呼悲夫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誅之

化及二次弒君罪大惡極誠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憤也今為建德所破執而殺之綱目變文直書曰誅者所以正逆賊之罪而為後世之戒也化及父子兄弟深受隋恩君雖不德臣不可以不忠弒君篡國乘機為逆其罪可勝言哉綱目之脩誅亂討逆而已

鄭主世充取唐伊州總管張善相死之

取者收奪之名世充逼其君而奪之位今復貪心不滿

大肆併吞利人土地取唐伊州其惡甚矣而善相爲唐
總管城守茲士勢孤援絕卒死國難亦可謂舍生取義
者矣其視臨難苟免者可同日語哉故綱目必以全節
予之所以深爲臣子徇國之勸也

鄭主世充弒隋主侗

謀醜隋主實齊王世暉之言綱目必歸獄於世充者討
首惡也夫世充逼隋而奪其國君臣之義不可泯也今
忌故主潛謀殺之不亦甚乎綱目正君臣之分變文書
弒所以扶綱常正名分不以強弱之故而廢君臣之義
也其討逆之旨嚴哉故曰綱目成而亂臣賊子懼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降遂

定衛滑齊兗等州

世勣仕唐而降夏固爲反覆之臣曷不書叛而書之若
此蓋世勣之父爲夏所虜故不得已而降之爲親屈耳
故程子有曰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得之矣他
日乘間復歸本朝固非迷而不悟者之比綱目書之以
降而不書之以叛蓋恕之焉他日背夏又以歸唐予之
也君子合前後書法觀之綱目之旨思過半矣

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聲罪致討曰伐世充有弒君篡國之罪舉天下無有能
聲其罪者則亂臣賊子無以懲戒矣今唐主命子世民
以征鄭國庶幾有誅亂討逆之心然觀其隔水之語世

民何不曰汝弑君罪極天討所加而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則其心不過利人土地云爾迹其所為豈不與世充比有哉

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

黑闥建德之故將圓朗亦建德之故將也黑闥不忘故主起兵漳南圓朗舉兵應之亦義也故雖降唐而特書起兵所以深予之耳尹氏曰凡已平之國其臣民有能舉事者皆書起兵此綱目忠厚待人許其臣民以不忘舊主之意也綱目為臣子徇國之勸不亦多哉

劉黑闥取唐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

節義君子之大閑士人之高行觀玄通為賊所執介然

不屈既而嘆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苟非明於君臣之大義而視死如歸者曷克以臻此哉故綱目於此既具其官又書死之所以深嘉亟予之耳

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凡書執者善詞也力屈而被執也直書執其君所以著德威之逆也夫君臣之義雖兵亂倥偬之中未嘗少廢故於黑闥起兵即以倡義予之今而見執則以列國待之非厚黑闥之為人所以扶天理植綱常而為臣子徇國之勸也綱目為王道是非之權衡豈苟焉而已哉

唐殺其厚城總管劉世讓

嗚呼。心之明者。諛邪不能入。智之深者。反間不能惑。突厥惡世讓之。爲已患。遣其臣以播流言。此固不根之謗者也。唐主一聞譖。勉弗克詳察。遂殺世讓。籍沒其家。則唐主不明之失益甚矣。尚安望其明見萬里哉。綱目於此。特具其官而書殺。所以明其無罪也。

○唐高祖神堯皇帝

突厥受盟而還

直書受盟而還。所以存中國也。夫夷狄之不可與共功。古有之也。而高祖初起義兵。既仗其力。今而數爲邊患。屢降屢叛。唐人無如之何矣。今秦王親承上命。率師拒虜。單騎輕出。以結虜盟。其才智出人。意表爲何如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予之耳。

以裴矩權侍中

嗚呼。君母以令色。孔壬其惟吉士。裴矩姦佞小人。誤君而誤國者也。今不顧薰耻。年臣二姓。高祖不能按罪行辟。而乃屢加之官。獨不計其賣國與賊。販易人主之所爲乎。高祖所爲。謬妄若此。苟無太宗之明。曆其亦李密之儔耳。又安能平一六合哉。直書于冊。交譏之也。

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

詩云。萋兮斐兮。成是具錦。彼諛人者。亦已太甚。裴矩誤國之諛人。士及欺君之逆黨。爲唐計者是宜。肆諸市朝。送諸四夷可也。今不惟不罪。又從而官之。是賞其爲佞。

也。群臣何由取法乎。裴矩甫罷士及代之。則一姦未去。一姦又興。率天下皆歸於諂媚之域矣。豈不深可歎哉。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太白兵象上書太白經天下書兄弟相屠之事則其應亦明矣。殺者殺無罪也。按分注建成元吉實有謀害秦王之心。秦王殺之誠是也。今觀綱目斥秦王之名而書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則是殺之不以罪而謀奪儲位之心昭然矣。秦王既知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之說何必手刃同氣以行不義之事哉。故范氏

曰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夫建成元言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詳范氏之論例綱目書法則太宗雖欲曲碎殺兄弟之名不可得矣。此紫陽朱夫子之綱目所以繼春秋而作之也。歟。愚折衷至此敢明辯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

嗚呼。太宗殺其兄弟。滅其子孫。今而追封改葬。適足以起人譏議耳。夫建成元吉得罪太宗。而其子孫未嘗得罪也。殺及其身。存其子孫。以奉祭祀可也。今子孫既盡

祭祀又絕其刺王妃占爲已妾而徒進封爵邑誰復知之太宗欲以一手掩天下之目其可得而掩之哉尹氏曰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殲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譏之爾
○太宗文武皇帝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有愛民之實心斯有愛民之實行未有無是實心而能行是實行者也是時山東旱荒斯民憔悴此正天子振業警懼之秋今太宗既詔所在賑卹又復蠲其租賦一舉而憂民足食之道皆在其中固非其他視民如讐弱於宴安者比矣苟無愛民之實心安能著愛民之實行

武宜其混一寰宇身享太平也故特書以深美之

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陸氏贊曰捨己以從衆遠欲以遵道有剛明之君然後可容直亮之臣否則雖有忠告善道無益矣是時上好騎射而伏伽以直諫遷官則太宗能導人諫而受人之言矣豈拒諫飾非者比哉觀其假辭色以求言引亡隋以爲戒其識趣過人萬萬矣比而書之深予之也

詔收瘞隋末暴骸

文王收瘞棄骸而天下曰澤及枯骨成湯去網三面而天下曰德及禽獸太宗觀隋末之亂離惜生民之塗地暴骸蔽野詔收瘞之其仁愛之心切矣死者尚存愍卹

況生者哉。嗚呼。太宗之勤卹民隱。恩及死骨。若此。自漢魏南北分裂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宜其傳世三百。以享大有之治也。歟。綱目特書。蓋予之也。

畿內蝗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時畿內有蝗。飛入苑內。太宗輒吞數枚。是歲蝗不為災。則太宗仁德愍下之心著矣。可見天人一理。感應一機。太宗既吞其蝗。而蝗不為民害。天心之與君心。又何差殊之有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予之耳。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嗚呼。家之有主。猶國之有君。家之有奴。猶國之有臣。臣不可以欺君。猶奴不可以欺主。家國雖殊。其理則一也。太宗有見於此。特頒斯詔。所以尊主而卑奴。家齊而國治矣。其正風化。厚人倫。為如何哉。我朝制律。而有奴婢誣告家長者。絞。是亦太宗之遺意也。揭而書之。深予之爾。

耕籍東郊

耕籍東郊。導民之務大也。前書皇后親蚕。所以教民足衣之道。此書耕籍東郊。所以教民足食之道。夫民衣食足。然後可以脩禮義。今太宗親耕籍田。以興農事。則民莫不觀感而樂於治生之計矣。自漢文耕籍之後。再見元魏。至是而三見焉。人君趨向不同。有如是哉。書以美

之宜也。

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人臣食君之祿受君之爵主宰一方師長百姓而復受人賄賂輕重王法豈得謂之純臣乎相壽坐贓而免官太宗念舊而復爵則曲法伸恩而苞苴公行矣幸而魏徵糾正其罪姦人懾息嗚呼有太宗之明然後能容魏徵之直爵一人而千萬人懼不亦當哉直書有罪深貶之也

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輕行而掩之曰襲夫禁暴誅亂謂之義兵兵雖詭道然其專輒益甚矣故李世勣同謀而特書李靖見所欲者在靖而不在世勣也豈王者吊伐之師哉綱目之修貴義不貴功而已

除鞭背刑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以用刑以齊民雖聖帝明王有所不免也太宗觀明堂鉞灸之書謂五臟之系咸在於背遂命有司以除此刑其愛民之深莫此為甚者也漢文因緹縈上書而詔除肉刑太宗因鉞灸之書而命除背刑二君皆有意於養民者也故仁民之心如出一轍豈非高出於前古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所以深美

唐書卷之...
之爾

帝獵于後苑

嗚呼以天子之至尊而為從獸之戲劇貶尊失重固自不言可知矣當時群臣絕無諫者而執夫思力突厥之首尚有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之績抑豈王魏諸君皆不在歟抑在列而不諫也太宗英明之主所為固不能每事盡善然一聞諫爭欣然容納略無一毫鄙吝之意使其慎終如始莫或撓之豈非侔德商周哉直書于冊美從諫也

詔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嗚呼刑以止邪民命攸繫不可不用而又不可濫用也

太宗詔決死刑皆令覆奏其卹刑之意深矣矧臨決之日徹樂減膳以著其慘惻不安之心其與淫刑濫殺者大有逕庭矣豈不猶大禹之下車泣罪文王之視民如傷者同符哉我朝

聖祖神宗皆謹刑獄赦宥雖不數降恤刑之典屢加臨決大辟再三研審較諸太宗尤詳密矣揭而書之蓋予之也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

叔達端直之士宜居宗伯之列此固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之意也太宗奚必以武德中讜言相報為悅乎及叔達之對守正不阿帝心亦少愧矣故胡氏曰苟或遷序

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爲後日計豈君道哉書之于冊亦譏之爾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太子君之貳故必擇方正端良之士與之處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道自能養成聖德日躋聖境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矣時太子好嬉戲而志寧等數直諫可謂盡職而忠焉俾太宗不加賞慰何以旌其直亮哉由是特加寵異各賜金帛其勸善之心至矣直書于冊交美之也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

劉氏向曰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德參爲中牟丞職之卑者而以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爲諫觸怒太宗將抵於法苟非魏徵之救解則德參將隨身禁網矣何以自白於天下哉太宗一聞徵言即如是職亦可謂改過不吝者耳直書于冊美從善也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孟子曰惟大人者爲能革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萬紀官爲侍御職近親君不聞進納讜言而乃誘君財利是固趨附權勢之小人其無志於功名審矣幸而太宗君德英明不爲所惑面詰其過黜使還家可愧之甚哉直書曰黜深貶之也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傳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柳範彈奏。恪坐免官。此固太宗有以教之也。太宗徒能責人而不能責已。宜乎爲範之面折耳。是知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太宗何獨無愧於心哉。直書于冊。交譏之也。

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凡書遊觀皆譏也。太宗自去年十月獵于洛陽。至是踰五月而始爲還計。則是輕宗社。重逸遊之意可見矣。况觀砥柱之山祠大禹之廟。遂至蒲州。此何禮邪。雖然。隋煬巡行。好設供獻。而太宗能斥趙元楷之盛儲。待此其所以大過人耳。殷鑒不遠。太宗爲能慎焉。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是時隋亡既久。猶書曰。隋著君素。不忘本國也。蓋人臣事君。忠而已矣。國亡與亡。乃其分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能舍生而取義。縱不能然。其可甘臣二姓者焉。無耻乎。隋氏之亡。士大夫食祿於唐者。比比皆然。獨君素介然有守。不感他岐。觀太宗下詔褒贈。極其稱美。亦庶幾不負初心矣。書之于冊。交美之也。

詔五品以上言事

古之聖人防患於未然戒惡於將然兢兢業業慎厥終惟其始不以既富而驕心不以既富而肆志勤勵不息圖惟克終所以保大有之業於弗墜守盈成之機於方隆也是時太宗心志漸不克終天降旱熯特以譴告而魏徵十漸之諫深切宸衷太宗鑒納益加獎諭君明臣良兩無歉矣貞觀之治追隆前古不亦宜哉書之于冊交美之也

太史令傳奕卒

邪不得以亂正偽不得以間真邪正之不容並立猶晝夜之不可並行也古之聖賢明睿所照即始見終如明鏡之無塵止水之無波物來畢照事至畢燭外物何有一毫之欺蔽乎傳奕始與蕭瑀論佛法已有卓然不惑之心至其末年尚尤不信呪詛之僧而又擊碎佛齒之感病不呼鑿死不佞佛自非胸中明智確乎不拔者烏能始終不惑哉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貶司門員外郎常元方為華陰令

闔人雖親刑餘小人也司門員外雖疎國家臣子也太宗信給使之言出元方為令則是信所不當信而罰所不當罰審矣太宗剛明之君而為闔寺所惑竟不能面詰是非而行賞罰豈不為盛德之累哉綱目具官而書貶既以明元方之無罪又以譏太宗之不明也

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

陰陽雜書恠誕不經誣民惑世誠宜判定也呂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闢其邪而引之正存其真而刪其謬觀之宅經祿命卜葬之序皆確論也然則正人心息邪說之意亦略可見矣嗚呼後世義理不明私欲固蔽因襲之弊久而不改者謂之何哉書之于冊蓋予之也

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

弑者下殺上之名高麗海島蠻夷其醜類相攻曷為書弑蓋君臣之義昭如日星不可曖昧放諸天地亘諸古今充諸夷夏詎可一日而不明之乎蓋蘇文凶暴不法親行弑逆是其國之亂臣賊子也亂臣賊子不討將接迹於天下矣其何以為勸善懲惡之權衡哉故直書弑以正其罪雖然自蓋蘇文之逆而太宗他日為征遼之舉其釁又兆於此云故特謹而書之

詔黜封德彝贈謚

封倫佞於隋而不直於唐是乃陰柔之小人也故於其卒而盡削其官以示貶蓋人臣食君之祿固當忠報其君豈可心持兩端以希寵榮乎今御史唐臨追勘其事而請黜官奪爵尚書唐儉請改贈謚皆得好惡之正者也爵一惡而千萬人懼豈不深協輿論哉直書曰黜蓋予之也

高麗遣使入貢却之

高麗負弑逆之大罪誠天地所不容今而遣使入貢實
乃啗之以利苟或受而不却是誠貨取之也太宗執其
使而却其物而責其罪深得中國正大之體矣又豈指
瑕造釁者所可同日語邪高麗聞之姦人之膽落矣蓋
由褚遂良之迪君於義也綱目直書却之所以深予之
耳

封比干墓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治天下之善政也比干諫紂死於
非命其忠肝義膽照耀於古今久矣太宗謚以忠烈命
封其墓祠以少牢給戶洒掃其表忠賢於既往勵節義
於將來不亦至乎其與元魏祭其墓者又異矣是以忠

臣義士死尚流芳而起敬於千百世之後為人臣者可
不知所勸哉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遣使祠魏徵復立所仆碑

嗚呼麋鹿不遊姑蘇則伍員之言不驗銅駝不居荆棘
則索靖之語不酬太宗前因小忿遽仆魏徵之碑茲因
遼左挫衄弗克成功深悔前過乃思直臣遣官致祭復
立仆碑則其悔禍之心切矣苟不能然其與隋煬何所
輕重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美之也

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人莫難於知過亦莫難於改過古人聞善則徙改過不
吝其高出於尋常萬萬矣高麗前書入貢而却之固為

不受其賂此書謝罪而却之是乃沮其自新夫桀大吠堯跖大吠舜堯舜何與大較邪太宗前既悔過此復長惡則其以挾詐存心可見矣豈誠意以治天下哉聖人一視同仁必不迫人於險以自擇夫便利也直書于冊蓋譏之爾

貶蕭瑀為商州刺史

蕭瑀諳毀房玄齡等而不得志中心惶懼因請出家此固反覆小人素無禮義以養心者觀其前尊佛教此慕佛法為可見矣而太宗一詔深破其說豈不愧死亡地乎嗚呼士大夫讀聖賢之書居具瞻之位背君親忘禮義而趨寂滅之風豈中國衣冠之冑哉降謫商州其自

也審矣故綱目盡削其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官以示貶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高麗有弑君之罪故唐出師而曰伐雖然駕征遼左弗克如志太宗既有追悔之心然抑鬱於懷至於生日而罷宴樂尹氏發明詳矣今而復欲窮兵終思一逞則太宗前之所悔者詐也非誠心也太宗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亦可謂食言矣勞民毒衆較勝小夷安足尚哉直書于冊譏二過也

遣阿史那社等擊龜茲

高麗書伐龜茲書擊者高麗有罪龜茲無罪也無罪何

以擊之蓋太宗發身軍旅以武功定天下其好勝殺伐之心無時不在也故高麗之征未已而龜茲之伐又興此豈修文偃武之意乎吁太宗於晚節末路而好大喜功之心騷騷乎其不可遏如此何以取法子孫哉直書曰擊深譏之也

以李勣為疊州都督

守之以誠信行之以誠信者王者之心也守之以譎詭行之以譎譎者霸者之心也太宗疑李勣與太子無恩故命黜之於外此以譎譎待人也嗚呼太宗以譎譎待李勣欲望李勣以誠信待太子其可得乎故他日廢立中宮勣以家事為對並無一語諫正則其以譎譎之報

則矣君臣上下皆存譎譎推諸天下何所取法哉
于冊深譏之也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廢喪
罷遼東兵

觀高宗待父之疾晝夜不離累日不食髮有變白亦可謂事親竭誠矣他日烝父之妾廢黜正后遂良無忌相繼貶斥何不孝之甚乎故綱目於此特揭受遺詔輔太子書之則二人受顧託之重不可得而踈斥也高宗方居諒陰之內先罷遼東之兵是乃急所當急反正之道也故即書于下以予之



